

鄭愁予：病態社會不接受情詩

陶培康

在香港流行音樂中，愛情歌氾濫，有人嗤之以鼻，有人說流行曲已死。

社會看扁情歌，全因它們有如洪水氾濫成災，那麼，情詩又是否受人重視呢？

這個時候，我們應該要問，如果林夕、黃偉文、陳少琪、潘源良是香港著名詞人，那香港有詩人麼？只想起葉輝和廖偉棠……

俗語雖說物以罕為貴，可是，他倆的作品也不見得在香港受重視，莫說是愛情詩了！

究其因由，詩中泰斗、其〈錯誤〉仍為年輕女孩津津樂道的詩人鄭愁予，出席「城市文學節」時就告訴我們：「現在社會缺少情，情詩有一定價值，如果社會不接受，這是社會的病態！」



鄭愁予先生

很多人會把情歌和情詩偏頗地歸類為男女情愛詩，詩人鄭愁予如今把「愛情」二字拆解：「愛是對東西有感情，對人用憐，所以愛必有情，這個『情』可以是對國家對社會之愛，和對朋友之愛。」他續稱，每逢以中國最美麗的字：「青」來造的字，例如「晴」、「清」、「靚」、「菁」等均是美的，所以加上「心」為旁的「情」為「愛」這個字加上價值。「現代社會缺少情，所以『愛情』成了隨意的名詞。」

及後，他更點出愛情詩必備的元素：「愛情詩着重情，因為她是歸類在抒情詩之中的，抒情詩有擔憂的情懷、懷抱，對國家對社會是有責任的；第二層就是情思，思念一個人，寫出來的詩就是愛情詩。」而且，愛情詩中要有情愫，「愫是沒有顏色的、純真的」，有純真的感覺才是愛情詩。「她當然有價值，如果社會不接受她，這是社會的病態！」

換句話說，對一個人的擔憂、思念之感，真摯地表達成詩，已經是愛情詩，看似簡單易寫，但許多人沒有好好掌握當中竅門。鄭老先生慨嘆，現在沒有好的愛情詩：「他們沒有一種情愫，沒有情，怎會寫？」他更舉了他的作品〈錯誤〉為例，那是關於等待的詩，從側面描寫一個等待愛人的心，最後以凄美而饒富幻想的「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」作結。那種等待的感覺是每個人寂寞時也有共鳴的，所以至今仍為許多女孩所稱頌。「這樣的詩能夠廣為流傳，這個社會道德價值美感也有所提升，所以愛情詩是

有價值的，奈何我們沒有好的愛情詩而已。」

「很多人都把『情』抹去，愛很容易表達，說句『我愛你』已經完了，還要寫詩嗎？」

也許，是我們只懂說愛，沒有談情。

那麼，我們就跟鄭先生談情。

我們年輕的一代，讀鄭愁予的詩，總會把他的作品歸類為情詩，愛情詩人是也。除了〈錯誤〉外，還有我們這一代在中五中國文學科讀到的〈水巷〉，相濡以沫但幸福的感覺，是每個曾戀愛的年輕人也感覺貼心的。然而，老一輩的人卻會告訴你，他是個革命詩人、山水詩人，甚或是謫仙詩人……今天，這位寫了數十年詩的鄭先生卻說：「打從我第一首作品起，無數作品當中，都貫穿了一種想法，叫做無常觀。」

哈哈，看來鄭先生要和我們說佛家語了。

無常觀，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「人生無常」，翻查佛學的解釋，意即「觀一切有為生滅法皆無常」，是佛學的基本教理。萬事萬物皆有生有滅，這是最容易理解不過了。

「好像大家看了一場戲，看到最後就悲劇收場，那就是無常觀了。要知道生命短促，這個生命要抓住，不要就讓他算了！我的詩就是抓住生命的一點時間。」他更謂，古今中外的詩人用了不少方法來表達「時間」，但大體都是說時間飛逝，生命短暫，這是無可挽回的。「短暫的生命中，我的詩就是表達在這無常的一點時間內生命存在的意義。」

因為世事無常，所以每點時間也有意義。

曾有朋友跟我說只要在散文中扣減不必要的「的了的了」和連接詞，已經成詩，成詩之路果真如此容易？如何能提高寫詩的能力呢？鄭先生指出，一首成功的詩，是要容易讓人理解，詩人有責任讓人看得明白，他特別提到了一個英文詞：comprehensive。如何讓人明白？就是形象化感覺，例如要有場境、人物、情節等等；此外，詩人還要多讀有關詩的作品，培養成為詩的鑑賞家；最後就是寫詩時，多運用一些歧異字，留下更廣闊的幻想空間給讀者。

說回是次「城市文學節」，鄭先生其中一個任務是為「城市文學創作獎」評審新詩，其評審標準是要在藝術上創造和完成主題——「城市變遷」。在芸芸的作品當中，鄭先生最喜歡的是一首名為〈獨白·一個旅人〉的作品。詩中是從一個旅行的文人角度，從宏觀角度描繪香港由鴉片戰爭至近年來的發展，當中載有很高的歷史感和社會情懷。通篇以一些歷史名詞連接，結成意義，組成記憶，一面簡易概括了香港的政治和歷史，提及了一些特別的地方，如調景嶺、摩羅街，也提到了好些人物，例如戴望舒、許地山、張愛玲等人的歷史，另一面把自己感覺、批評，以反諷等等的形式表達，從而保持自己是個旅人，有距離的身份。除此之外，詩中還帶出一種西方來者進入東方的現代感，例如用上「資本主義」、「太平紳士」等用詞。最後，鄭褒揚詩末選用了張愛玲的一句話：「香港是個華美但悲哀的城市。」

如此佳作，鄭先生讚嘆不絕，然而他還是提出了一點點可以改進的地方，那就是其剪裁的技巧，有些字詞只有意象沒有實際作用。

可是這篇作品沒拿到第一名，這是鄭先生最可惜的地方，因為其他評審都說這篇作品過於冗長，全篇約有一千字，鄭先生希望這篇佳作，能在報紙上刊登，他驚嘆香港能夠有這樣的年輕人，有這樣的佳作。

聽着鄭先生花了近半小時來分析那篇難得的作品，聽着他訴說情詩的意義，聽着他說無常觀，感覺挺舒服，全因他的聲音高低錯落，很有音樂感，宛若在唸詩詞歌賦似的。難怪為期兩天的文學節，鄭先生的太太不吭一聲的聽着她先生演講、做訪問、評審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默默的支持着，欣賞着他，抓住了生命的每一刻。當訪問完成，鄭先生拖着他太太的手離開會場，你便會明白，他倆就是小小水巷裏的兩條魚。